

人间最美是西湖

□单国伟

早就想一睹西湖的花灯，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，不是忙于执勤巡逻任务，便是被走亲访友的俗务缠身。大年初五这一天，顾不上吃晚饭，我便陪着爱人早早来到西湖观赏花灯。

当我们走进西湖东门时，这里早已聚集了众多游客。他们有的在苍天古树下互相拍照留念，有的三三两两站在路边聊天，有的带着孩子坐在湖边的休闲椅上喝饮料，吃零食，还有一对对情侣正对西湖凭栏远眺，互诉衷肠。今晚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希望观赏到一场最美的花灯，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佳节。

晚上六点半，随着一片闪亮的灯光亮起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“噢”的欢呼

声，仿佛大家都中了百万彩票一般。很快，大家便在这个光影、传统与现代、梦幻与现实交替的世界里忙碌开来，游园的，赏灯的，拍照的，做直播的，谈情说爱的，欣赏西湖夜景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抬眼望去，西湖东门前的两条巨龙闪着金光，瞪大一双红宝石般亮丽的眼睛，正踩着一片霓虹闪烁与滚动人流化成的祥云奔腾飞舞，宛若飞龙在天，神采飞扬。

或者，它们是一对承载了人间祥瑞与美好祝福的神兽，与高高镶嵌在大理石门柱上的“惠州西湖”金色牌匾一道，共同上演一场双龙戏珠的精彩节目，为人们增添节日的喜悦之情。而西湖大门里面被灯光点缀的两棵苍天古树，更是光与影的化身，时而变成

身披彩带的神仙下凡，时而如天上街市般丹霞似锦。置身其中，仿如身处梦幻之境，忽如置身一个巨大的七彩星球，眼前一派流光溢彩的世界。忽如亲临黄果树瀑布，让人顿生大诗李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感叹。刹那间，都市的喧嚣与世间的烦扰，通通在光影流泻与如梦似幻中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当我们离开火树银花的古树，漫步在灯影绰绰的苏堤上，迈上人流如织的西新桥时，顿时被眼前奇特的景观所震撼。桥的两端，是蓝色与紫色交融变幻一望无垠的星河。高高矗立在山顶的泗州塔，正被绚丽的灯光点燃，忽如一只高挂在天边的红灯笼，忽如一轮多愁善感

的明月。而在桥下，在寂静的西湖上，除了并蒂芙蓉、鸳鸯戏水、延颈鹤望、天鹅展翅、龙腾虎跃、花开富贵、吉祥如意等传统花灯竞相绽放，今年更有望子成龙、鱼跃龙门、金榜题名、财源广进、鸿运当头、喜结良缘等花式游船在湖面尽情游弋。此时此刻，灿烂的星河里，朦胧的月色中，寂静的湖面上，洲渚浮碧，朱楼隐现，波光潋滟，花艇游弋，华灯水影，玉塔卧澜，那光与影的交融，月与水的亲吻，人与灯的呢喃，好一幅花好月圆江河秀丽的盛世美景图啊！

而当我们步入东坡园时，犹如进入了一个诗词王国，顿时被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陶醉了。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间，

带领民工疏浚西湖、与百姓一道采摘荔枝共话人生的生动画面，也看到了一代惠州人民生生不息奋发有为的壮丽画卷，似乎更看到了幸福之州、绿美惠州的美好未来。

随后，我们还观赏了孤山的萤火流年、九曲桥的连廊水榭、点翠洲的漫天星辰、芳华洲的繁花似锦，还顺便体验了一把祝屋巷的灯火阑珊与特色美食。

当我走过古老的朝京门，跨上宏伟的惠州大桥，回首眺望现代光电技术与大自然鬼斧神工交织下宛若仙境般的西湖，想象着这个承载了千百年灿烂历史文化，寄寓了人们无数美好愿望的神圣之地，无不生出人间最美是西湖的感叹。

烟雨东江（六）

□单国伟

□单国伟

（接上期）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闰七月，翟火姑的队伍经休整扩军，已经拥有数万之众，屯驻在惠州东南花边岭。翟火姑和他的将领们认为，目前已兵多将广，粮草充足，可以攻城拔县了。七月初五，翟火姑一声令下，义军鸣金开拔，分兵两路，一路包围归善县城，一路经飞鹅岭进攻惠州府城。当义军攻入府城南飞鹅岭后，被西湖所阻，不能前进，遂决堤放水。但放水一个多时辰后，发现水并未消退多少。经派人下湖探测，发现湖水太深且淤泥太多，就是湖水干涸后也不利于作战，遂放弃城计划。

翟火姑义军在飞鹅岭与守城官兵互相炮击数天后，然后实施攻城。但由于官兵守卫严密，昼夜不懈，数次进攻均未奏效。义军又派人想混进城内，以里应外合。但城中稽查甚严，无隙可乘。至十日夜，翟火姑派遣数十人潜往府城水门外民居，企图在民居内偷挖城墙进入，但被西枝江对岸官兵发现，归善知县何庆龄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消灭。

数次进攻失利，是夜，翟火姑放弃惠州，率众东进，进攻河源。

在惠州被围的这些天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惠州城乡广泛流传着谭公先后两次显灵帮助守城官兵的传说。第一次是该年闰七月初五那天，翟火姑义军占据惠州城南飞鹅岭后，计划从南门攻入惠州城。当时惠州名士陈寿祺等设降坛扶乩，攻城士兵突然发现谭公显灵，带领天兵将助官兵守城。翟火姑闻讯惶恐不安，即取消了攻城计划。第二次是翟火姑南门攻城不遂后，于当月十六日深夜派兵丁潜入水门城下挖地道，准备通过地道穿入城内进行偷袭。谭公立即显灵托梦给归善知县何庆龄，何知县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擒杀。

传说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深信不疑。那么，谭公何许人也？

谭公，原名谭仙，生于公元1260年，逝于1368年。民间传说，他原是元朝时广东惠东地区的牧童，自幼天生异禀，十二岁得道，成年之后在惠东九龙峰修行，死后多次显灵都化身为小童，帮助渔家治病和预测天气，故被奉为渔家的保护神，当地建有谭公庙来祭祀他。谭公庙开庙的时候，渔民送来一条逾两米长的鲸鱼骨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龙骨”。后来用这条“龙骨”制成长舟，并装配上龙头、龙尾、锦旗、罗伞、艄公等，被视作镇庙之宝。据记载，谭公“每杖履出山，一虎随之”，所以，谭公庙内的墙上亦画有虎。

此次谭公显灵护城，不仅百姓感佩，官府也殊为重视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朝廷敕封谭公道者为“襄济”，称赞他“一麾小驻五云车，解围东江十万家”。在敕封他的同时，官府还在府城水门外和县城白鹤峰各建一座谭公庙，让谭公配享香火，并定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谭公诞，每五年举办一次大型谭公庙会。而今，在惠州及省内一些地方，甚至在香港，都还有谭公庙，香火还很旺盛。

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八月十六日，翟火姑义军攻陷了河源县城。知县施禹泉悬梁自尽，游击塔明阿被擒，因不屈服，被翟大元帅赐死。

九月十二日，翟火姑率众撤出河源，退回惠州马安。十月再攻博罗之七女湖、公庄、柏塘、平安、响水等乡后，准备攻打博罗县城。是时，博罗人苏养材等带领近城九乡农民潜入县城，为翟火姑当内应。博罗知县闻讯先行遁逃，县城无人防守，翟火姑率众一拥而入，博罗县城落入义军之手。

博罗城王后，龙华乡生员陈寿期招募一千兵勇，会同东莞知县华廷杰率领的援兵，与翟火姑部大战于博罗城郊，双方各有死伤，但县城始终在翟部手中。至十一月，惠州知府陶洪督与归善将领古连魁往援博罗，与翟火姑部日日大战，战况甚为惨烈。数日后，翟火姑渐渐不支，率众退回了惠州马安。官兵遂回驻博罗。

翟火姑义军退回惠州后，继续围攻惠州府、县两城。两城被围困日久，人心惶惶，惠州遂冒险派军往省府请求支援。然而届时省城亦军务告急，无法派兵增援，遂派归善前任知县海廷琛往惠州。海廷琛抵惠州后，即率官兵三千余出府城水门，连剿马庄、冷水坑、沙坳等乡，擒杀翟部士兵百余名，烧房数百间。但由于海廷琛实施的这次反攻时间仓促，事先没有周密完整的计划，因而虽然取得小胜，也只是伤了翟部的一点皮毛，之后虽然数月苦战，但收效不大，两城仍在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。

年底，翟火姑主动撤离，返回马安一带休整。（待续）



画里乡村

李昊天 摄

四季之中，唯独春天有着多重身份，且每一种身份它都做到了极致。

春天首先是一个画家，细雨无色，但春的画笔所到之处，世间万物就都有了颜色。

当它落在油菜花上时，它是黄色的，当它落在映山红上时，它是红色的，当它落

在玉兰花上时，它是白色的，而当它落在田间草地上时，它又成了嫩油油的绿色。

这种色差有时是很分明的，尤其当它安静的时候，红是红，绿是绿，互相映衬

但又互不干扰，可是如果它有了两三分醉意，逸兴忽起，画笔快意挥洒间，观者所见，满目姹紫嫣红，你很

难分得清究竟是红点缀了绿，还是绿点缀了红，只觉得甚是好看。

春天其次还是一个诗

人，这一点，古人留下的词

牌名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
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刚刚刮过，知时节的好雨也紧跟而来，此时，草色只有远远地看去才能依稀觉察得到，它的朦

胧绿影，走近了看，除了一

痕沙、一江风、一剪梅，别的

什么都没有。

梅花开时，最惹人爱。

随风潜入夜的疏影和暗香，

与那乡间的章台柳和陌上桑，与那院墙里的满庭芳和

春的多重身份。

这样的春天无疑是美

的，美到穷尽我们腹中掌握

的词汇都不够形容。但是对

它的每一个身份，我们却

是感到由衷的欢喜。

模糊的肖像

□章铜胜

看中国画，我们喜欢看画中山水的意境、草木的精神，或者是被寄予某种精神的事和物，是不大能看到画中人的，不知道在画者的心中，人是不应该被表达，或者是不屑于去描画人的。中国画喜欢浓缩和抽出一些意境和思想，这是画者要表达的深度和高度，仿佛只有这样，这幅画才有意义。即使是画中有人，他们的肖像也是模糊的，或者说相似度是很高的，那些画中人没有个性，也没有明显的、让人一眼就能记住的特征，钟馗的造型照例

夸张怪诞，画中仕女无一例外弱不禁风，文人无非是奔腾吟啸对饮，挂在中堂的祖宗画像也总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我却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人的肖像，就应该是模糊的吗？

丰子恺漫画中的人物，多是没有面目，或是面目模糊的，我们只能从画中人的衣物上去做判断。我很喜欢丰子恺的画，画中的寥寥数笔，只言片语，总能很准确地传达某种思考，或是意境，让人格外喜欢。董桥收藏丰子恺的画作不多，一幅立轴《春日双蝶》，一张扇面画，画的是一家人在家门前扫地备茶，扇面上题着“今朝风日好，或恐有人来”。

董桥的朋友英国人泰伦斯来看画，他看到《春日双蝶》后说，这幅画平淡朴实得教人“想家”，而他静静地看了好久那幅扇面画，眼眶里竟泛起薄薄一层泪光，说丰先生的画带着一种“爱心”。

丰子恺画中人物的肖像模糊，有的甚至只是

一个空腔，可画作传达的却

是一个我们都可以读懂的情与

后的深意，但每读到战争时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隐痛，总能感觉到文字里面所隐藏的残酷与血腥。

陈陶的《陇西行四首·其二》中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”，读来已让人伤心，而史书中那些冷漠的字眼，读来远比描写战事的边塞诗更让人不寒而栗。那些人的面目，隐藏在战事的背后，隐藏在数字之中，不只是模糊，甚至可以说，在历史中他们是是没有面目，谁还会记得一名战死沙场的战士，或是将军的模样。

丰子恺漫画中的人物，多是没有面目，或是面目模糊的，我们只能从画中人的衣物上去做判断。我很喜欢丰子恺的画，画中的寥寥数笔，只言片语，总能很准确地传达某种思考，或是意境，让人格外喜欢。董桥收藏丰子恺的画作不多，一幅立轴《春日双蝶》，一张扇面画，画的是一家人在家门前扫地备茶，扇面上题着“今朝风日好，或恐有人来”。

董桥的朋友英国人泰伦斯来看画，他看到《春日双蝶》后说，这幅画平淡朴实得教人“想家”，而他静静地看了好久那幅扇面画，眼眶里竟泛起薄薄一层泪光，说丰先生的画带着一种“爱心”。丰子恺画中人物的肖像模糊，有的甚至只是

一个空腔，可画作传达的却是一个我们都可以读懂的情与

爱。模糊的肖像，有时并不模糊难辨，我们从模糊的肖像里一样可以读懂一些东西，让我们铭记，或是感动。

我们关于别人肖像的记忆，始终都是模糊的。读书的时候，特别喜欢足球，从订阅的足球杂志上，将中页大幅球员的海报小心地揭下来，贴在床边，看着他们在球场上矫健的身姿，脸上坚毅的表情，特别喜欢。日日与之相对，对于他们的肖像，曾经那样熟悉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还喜欢足球，但已经很少有时间去看比赛的直播了，也很少去关注球员了，以前喜欢过的球员，他们的肖像在脑海里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，曾经那样痴迷的年代早已过去，就像浪潮后的海滩，已经被时间的潮汐冲洗得干干净净。

人的肖像，是会变的。在毕业25年的同学聚会上，有些同学，我已经认不出来了，他的模样和我对他的记忆相去太远，曾经记忆深刻的一颦一笑，好像在时光中消失了一样，再一提示，仿佛又找到了其中一些关联的地方，真的是造化弄人。岁月，也会模糊我们自己，更何况我们以之示人的肖像呢。或者说，我们的肖像本就在时光中不断模糊着自己原有的样子。如此，我们的肖像是否模糊，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（接上期）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闰七月，翟火姑的队伍经休整扩军，已经拥有数万之众，屯驻在惠州东南花边岭。翟火姑和他的将领们认为，目前已兵多将广，粮草充足，可以攻城拔县了。七月初五，翟火姑一声令下，义军鸣金开拔，分兵两路，一路包围归善县城，一路经飞鹅岭进攻惠州府城。当义军攻入府城南飞鹅岭后，被西湖所阻，不能前进，遂决堤放水。但放水一个多时辰后，发现水并未消退多少。经派人下湖探测，发现湖水太深且淤泥太多，就是湖水干涸后也不利于作战，遂放弃城计划。

翟火姑义军在飞鹅岭与守城官兵互相炮击数天后，然后实施攻城。但由于官兵守卫严密，昼夜不懈，数次进攻均未奏效。义军又派人想混进城内，以里应外合。但城中稽查甚严，无隙可乘。至十日夜，翟火姑派遣数十人潜往府城水门外民居，企图在民居内偷挖城墙进入，但被西枝江对岸官兵发现，归善知县何庆龄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消灭。

数次进攻失利，是夜，翟火姑放弃惠州，率众东进，进攻河源。

在惠州被围的这些天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惠州城乡广泛流传着谭公先后两次显灵帮助守城官兵的传说。第一次是该年闰七月初五那天，翟火姑义军占据惠州城南飞鹅岭后，计划从南门攻入惠州城。当时惠州名士陈寿祺等设降坛扶乩，攻城士兵突然发现谭公显灵，带领天兵将助官兵守城。翟火姑闻讯惶恐不安，即取消了攻城计划。第二次是翟火姑南门攻城不遂后，于当月十六日深夜派兵丁潜入水门城下挖地道，准备通过地道穿入城内进行偷袭。谭公立即显灵托梦给归善知县何庆龄，何知县立即派兵从烧布场渡过西枝江，将偷挖城墙的翟火姑人马全部擒杀。

传说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深信不疑。那么，谭公何许人也？

谭公，原名谭仙，生于公元1260年，逝于1368年。民间传说，他原是元朝时广东惠东地区的牧童，自幼天生异禀，十二岁得道，成年之后在惠东九龙峰修行，死后多次显灵都化身为小童，帮助渔家治病和预测天气，故被奉为渔家的保护神，当地建有谭公庙来祭祀他。谭公庙开庙的时候，渔民送来一条逾两米长的鲸鱼骨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龙骨”。后来用这条“龙骨”制成长舟，并装配上龙头、龙尾、锦旗、罗伞、艄公等，被视作镇庙之宝。据记载，谭公“每杖履出山，一虎随之”，所以，谭公庙内的墙上亦画有虎。

此次谭公显灵护城，不仅百姓感佩，官府也殊为重视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朝廷敕封谭公道者为“襄济”，称赞他“一麾小驻五云车，解围东江十万家”。在敕封他的同时，官府还在府城水门外和县城白鹤峰各建一座谭公庙，让谭公配享香火，并定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为谭公诞，每五年举办一次大型谭公庙会。而今，在惠州及省内一些地方，甚至在香港，都还有谭公庙，香火还很旺盛。

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八月十六日，翟火姑义军攻陷了河源县城。知县施禹泉悬梁自尽，游击塔明阿被擒，因不屈服，被翟大元帅赐死。

九月十二日，翟火姑率众撤出河源，退回惠州马安。十月再攻博罗之七女湖、公庄、柏塘、平安、响水等乡后，准备攻打博罗县城。是时，博罗人苏养材等带领近城九乡农民潜入县城，为翟火姑当内应。博罗知县闻讯先行遁逃，县城无人防守，翟火姑率众一拥而入，博罗县城落入义军之手。

</div